

南華真經卷之五



南華真經卷之五

貞六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
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
信故伍員流于江蓑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
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
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
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絀於是
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
陷而無所逃墮螭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

間慰賢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
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償然而道盡莊子家
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
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
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
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
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
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
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

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任公子爲大鉤巨
緇五十牯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
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鎔
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
伴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
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
後世軫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
累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
以千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
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儒以詩

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
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
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
鬢摩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顛徐別其頰無傷
口中珠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
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
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
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
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
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

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
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
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
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
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宋
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
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
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
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
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

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
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刳龜七
十二鑽而無遺筭符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
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
遺筭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
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
而畏鷄鵝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惠子
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
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

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
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
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
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
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
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
曰至人不留行焉天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
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
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
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

徹為顛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
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跄跄則衆害生
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
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實胞有重閭心有
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礫心無天遊則六
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詒知出乎爭業
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
鈿鐸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
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皆媿可以休老寧可

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
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馘天下神人未
嘗過而問焉賢人之所以馘世聖人未嘗過而問
焉君子所以馘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
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

貞六

四

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
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
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吊之三
年申徒狄因以踣河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
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

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
之言哉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
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
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
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
於已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者
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
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

是之謂陳人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
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
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
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
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
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
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
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
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莊

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
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
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
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
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
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
乃以心服而不敢壘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
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
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
心悲弟子問子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

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
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
也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
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
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
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也勸公
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
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
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
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

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
何其有鬼邪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
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
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也奚稍
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蝸甲也蛇蛻也

頁六

六

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
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
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彊陽則我
與之彊陽彊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陽子居南
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

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

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
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
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
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

自六

七

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
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
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
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
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道

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
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
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
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
入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
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
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
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
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

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
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
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
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
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

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
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
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
以艾乘以玉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
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

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
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韓
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
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
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
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
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
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
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
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

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
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
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
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
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若致幣顏
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
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
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
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
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

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
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
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
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
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
貌有飢色容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
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
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
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
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

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
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
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
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
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
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
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
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
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
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

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
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
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
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
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

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
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
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
爵祿而使吾君有失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
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

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
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
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
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
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
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
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
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
忍為也曾子居於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
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

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
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
者忘形養形者忘利養道者忘心矣孔子謂
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
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
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
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
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
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
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

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
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何瞻子曰
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
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
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

貞六

十一

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
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
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
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
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

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
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
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
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
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
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
其何窮之爲故自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
失其德天寒旣至霜雪旣降吾是以知松柏
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

琴而弦歌子路屹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

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
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
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
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我爲貪也吾
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

貞六

十三

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湯又讓務
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
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
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
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

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
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
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
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
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
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
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
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
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
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

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
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
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
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
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
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
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
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

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
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
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
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
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
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
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
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
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
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

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
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湧泉，意如飄
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
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
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

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
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
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
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
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

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
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
下學士不反其本安作孝悌而徼倖於封侯
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
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

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
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
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
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
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

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
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
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
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
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
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
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
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
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
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

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
皆愚陋怙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
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
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
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於規我以利

貞六

十五

而怙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城之大者莫大
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
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
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

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

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
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
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
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
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

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
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
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
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
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

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
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
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
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
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

貞六

十六

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
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
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
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
而死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

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
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
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
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
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
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
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
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
十下壽六十除病瘦喪死憂患其中開口而
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

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
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
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
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造
狂狂伋伋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
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
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
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
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
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

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
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子張問
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
不仕不仕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
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
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
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
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
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

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
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
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
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
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

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
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
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
之情悖戰於冑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
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

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
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
流母弟眴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
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
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

貞六

十八

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
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
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
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
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

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
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
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
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
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
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
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
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無足
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
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

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
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
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
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
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

貞六

十九

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
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
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心欣歡之喜不
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
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

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
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
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
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
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
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
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
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
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
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

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

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下久病民阨而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管籥之

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
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
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慙貪權而取竭靜居則
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
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

貞六

二十

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
可謂憂矣內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
害內周樓䟽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
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
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

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
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雜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
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

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
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一千金左右
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
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
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

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

貞六

二十一

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

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
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
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
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
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
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
待命令設戲請太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
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
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
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

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
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
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
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
韓魏為鈇包以四夷裏以四時繞以渤海帶

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
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
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
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
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

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
以忠勝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鈇此劍直之亦
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
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
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

貞六

二十二

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
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
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
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
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

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
竊爲大王薄之王乃臺而上殿宰人上食王
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
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
也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
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
船而來鬢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
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

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
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
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
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
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
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
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
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
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
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

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

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
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
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
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
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

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
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
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飾
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
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

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
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
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
之諂不擇是非之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
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

貞六

二十四

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
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
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
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
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

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忌也
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己孔子愀然
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
樹於宋圍於陳蔡立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
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
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
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
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
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
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

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彊哭者雖悲不哀彊怒者雖嚴不威彊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

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
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
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
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
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
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
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
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
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
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

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
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
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
定不聞桴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
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

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
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桴逆立而
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
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
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

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
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
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
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
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
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
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貞六

二十六

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
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

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瞽人曰若是則
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
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衆人
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羸其爲利也薄其爲
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
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
功吾是以驚伯昏瞽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
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
伯昏瞽人北面而立敦杖感之乎頤立有間
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

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
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
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
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
汝遊者又莫與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

貞六

二十七

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
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
遊者也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
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
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

曰使而子爲墨者子也闔胡嘗視其良旣爲
秋栢之實也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
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天人以已爲有以
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摔也故
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
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
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
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
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
而不人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

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
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
行有求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年
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
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大初彼至人

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水
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
毛而不知大寧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
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
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

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
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彼
癰潰瘞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
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
也子行矣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

百六

二十八

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
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
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
宜汝與予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
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
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
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
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
人能之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
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
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慳而達有
堅而縵有緩而鈇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
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
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

頁六

二十九

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

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快困畏不
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
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
隨達小命者。遭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
其十乘。驕穉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
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
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
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
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
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

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鑿
粉夫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
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
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莊子將死弟子欲
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
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
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
也莊子曰在天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
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
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

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
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
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

頁六

三十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
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
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
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
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

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
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
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蕃藏老弱孤寡
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
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
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
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
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
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
于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

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
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
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
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
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

之美折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
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
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
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
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

道術將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
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
之爲之太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
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闢其
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
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
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
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
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

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
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
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
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
大戢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

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
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
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
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
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肢

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
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
爲衣以跣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
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
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巴齒鄧陵

貞六

三十二

子之屬俱誦墨經而信誦不同相謂別墨以
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觴偶不侔之辭相應
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
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
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肢脛無

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
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
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
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
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
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
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
之曰心之行以聊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
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闢禁攻寢兵救世
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

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
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
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
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
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

五十六

三十三

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
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
適至是而止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
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
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

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
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
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皆
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
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
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
傷之者也譏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
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拍輓斷與物宛
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知前後
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

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
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
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
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
魂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

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
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
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
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旣斷其所謂
道非道而所言之辯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

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為
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
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
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
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

貞六

二十四

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
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私得焉者
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
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
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

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由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簡見之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

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
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教倪於萬物
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犮
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彼其充實
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

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閱而肆
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
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
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
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

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
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
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
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
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
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
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
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
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
山出口輪不躐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

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柘飛
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
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狐駒未常
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
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三團公孫龍辯者

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
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
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
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
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

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
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
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
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
塗墮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

一蚤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
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
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
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
影競走也悲夫

南華真經卷之五



